

CHEN MO DE JI JIE CHEN MO DE JI JIE

沉默的季节

冯积岐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沉默的季节

冯积岐

著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季节/冯积岐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12

ISBN 7-5354-2079-6

I. 沉…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8825 号

责任编辑:李正武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石首市第二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9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54-2079-6/I·1585 定价:20.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冯积岐和他的《沉默的季节》(代序)

李 星

在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之后，陕西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叶广岑、高建群、杨争光等人为主将的陕西中年作家梯队，冯积岐就是这支队伍中毫不逊色的一位。虽然在文坛的知名度上，他比上述几个人目前要小一些，但要论创作的实力和潜力，我以为他不比上述任何人差。

冯积岐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摸爬滚打了将近二十年，从1986年引起争议、并广为转载的《舅舅外甥》这一短篇小说开始，他已经发表了近三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中篇小说)，《短暂失明的喇叭王三》(短篇小说)，被权威的小说选刊、选集反复转载，并被名家评说。其实，在多年追踪阅读积岐小说的笔者看来，积岐的中短篇小说虽在思想和构思、章法和布局、语言和形象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有的甚至还表现出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但几乎是篇篇可读，篇篇都有耐人咀嚼和令人怦然心动之处。可以说，他的小说似乎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魅力。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这缠绕读者心灵的魅力的来源，不能说有了最终的答案，但有几点都可供读者参考评判：一是他对自己要表现的生活和人物总是十分熟悉，千百次地经历过

了，千百次地体验过了，所以表现出来，总能超越一般化的层面，给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感觉，这同有了预设的创作意图，然后深入生活，补充体验的创作方式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他总是将自己痛切的生命和人生体验，投射到对象化的小说之中。一般来说，成功的小说都有创作者的生命和人生体验在内，他们的差别仅在于这体验的深浅和质量，以及个性化的程度。同许多作家不同的是，冯积岐的人生经历十分曲折，可以说，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对命运的不平、压迫的抗争、突围也分外曲折而艰难，这里面积淀了太多的痛苦，充满了太多的不幸，他的抗争之路、奋斗之路也分外漫长。这些可以说是普遍的生之痛苦，生命的困惑，也可以说是企图改变个人境遇的平民痛苦，由此，成为他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说，冯积岐你能否快乐起来，他自己也希望自己快乐起来，然而或许是个性气质的原因，或许是过于沉重的经历和苦难，他总是快乐不起来，愉快不起来，眉头永远紧锁，步履永远沉重。有微笑着生活的作家，有把写作当作生命的狂欢的作家，有信心十足、总以为自己的伟大作品可以全部或部分改变生活缺陷的作家，冯积岐似乎属于永远为自己、为人类、为人性，也为现实而痛苦的作家。在现实境遇中，人人都会拒绝痛苦，逃避痛苦，但对象化、艺术化、审美化的苦难经历、痛苦体验、悲剧故事、悲伤氛围，都可以产生巨大的艺术冲击力。

三是冯积岐的感觉尖锐、犀利而独特，这种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感觉形之为叙述、语言。在鲜明和暧昧之间生发出一种朦胧而捉摸不定的气息，具有一种陌生化的叙述效应。如他曾在一篇叫《手》的小说中写道：“大（父亲）的叫声像土墙上的泥皮一样陈旧而斑驳”，“一股死亡气息争先恐后地向门外逃逸”；“西斜的太阳光穿过稀疏的枝叶在东边的崖畔下蜷成了一团。从黄叶上走过去，黄叶发出的响声破烂不堪”；“娘和四四的手月亮似的悬在天空，给天空播下了一片温暖而亲切的光泽”；“黑夜像狗一样

24C67103

蹲在敝密里的角角落落”……声音像土墙上的泥皮，阳光蜷成一团，响声破败不堪，手像月亮悬在天空，黑夜像狗等等传达出的决不是物象的客观真实，而是在特定情境中主观色彩很浓的个人感觉，它们对于叙述者当然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对于读者来说自然是一种印象深刻而新鲜的阅读了。正是在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冯积岐异乎寻常的文学气质和艺术才华。

《沉默的季节》是冯积岐的首部长篇小说，它动笔于1992年，先后在1993年和1995年作过许多重要的修改，仅从这个时间表上也可看出作者对它的重视和所付出的巨大劳动。实际上，它确实包含了许多冯积岐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痛切的人生经验。也可以说它是至今为止，作者个人生命和人生体验的一次最集中的投入和最大面积的释放。在这样说的时侯，决不意味着我认为或在暗示读者，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我只是在强调它不是游戏笔墨，也不是肩负了什么重大社会使命之笔墨，而是眼泪和热血铸就的生命笔墨。从社会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所造成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人格悲剧、人性悲剧的深刻展示。关于我们命名为“极左”路线、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历史现实，二十多年来出现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汗牛充栋，它们在促进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社会进步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今天，这个过程仍然没有完结。“没有完结”的意思不只在牢记历史教训的层面，更在社会现实的层面。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发展，就得永远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形形色色的专制、愚昧、迷信，对准对于人的精神、灵魂、思想的压迫和扭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积岐的《沉默的季节》所复制、重现的历史记忆、心灵记忆，不仅从社会认识，促进社会历史进步方面有自己的意义，而就其社会历史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来说，也可见出九十年代末、两千年之初，中国思想文化界认识的新高度、新水平。这是文学对人性理解的高度，也是社会对个人、对家

庭、对婚姻、对性与性爱理解的文明高度。

当然，《沉默的季节》的立足点决不在于揭露、控诉，而在于发自灵魂深处的抗争、呼喊和思考：人怎么能这样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怎样”里面，就包含着作者的思考和理想。尽管作者并没有在作品中刻画出一个理想的生活、理想的人的样板，但从作者对先前寄于满腔同情的“哥哥”周雨人在成为农民企业家后的严厉批判中，都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既反对专制社会对人的压迫，又强烈反对财富对人的扭曲。小说切入叙述的心灵和眼睛的周雨言显然也不为作者满意。在一定程度上，他可以担当良知与人性的代表的角色，然而他却什么也不能改变，甚至包括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他在后来沉湎于文学和最后的出走，意义是一样的，这就是对于责任的逃避和对自己的拯救。也许他可以逃到天涯海角，那种深藏于意识的对于亲人，对于爱过自己的人的负疚感、罪恶感，却将永远伴随着他。换句话说，被作者作为主人公的周雨言，同那个制造悲剧也制造罪恶的环境一样，同样是不可救药的。对于外在的社会现实和这种现实压迫也被它扭曲的人的双向批判，是《沉默的季节》最具现代理性光芒之处，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小说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冯积岐是从社会底层走出的作家，八十年代中期，在文学成长的关键时期，他有幸进入大学文科深造，加之他本身又是一个极为勤奋而孜孜不倦的文学创作实践者，系统的教育，古今中外文学典籍的熏陶，使他的思想视野、文学视野分外开阔。从《沉默的季节》来看，他的小说叙事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里有许多可以命名和无以命名的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方法，如意识流，如心理分析，灵魂独白，感觉主义，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等，但这些形态各异的东西在他的叙述中，完全有机地融合成周雨言的感觉世界、心灵世界，化成他痛彻心肺的呼号和叹息，变成他的控诉和抗争。冯积岐在谈到吉卜林、乔伊斯、厄普

代克的小说时曾说：“他们的短篇中暗藏的东西太多了，使你捉摸不透。短篇小说是很需要智慧的，智慧地输入象征、隐喻、反讽、暗示等等，从而使短篇小说枝叶茂盛，独有风景。这是我一直向往和追求的。”其实，积岐的长篇叙述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智慧风貌，完全可以用“枝叶茂盛，独有风景”来形容，这里有许多一看就懂的东西，也潜藏着许多捉摸不透的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什么都有，一时间总是说不清是什么，你只能品味，一遍又一遍地品味”。确实，“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应该特别指出，性的描写和表现在《沉默的季节》里具有比较突出的地位，它包括性心理、性意识、性行为等不同的层次。如周雨言多次回忆起在祖母怀中时，性意识的朦胧觉醒，如对姑姑的性幻想，如对宁巧仙的性渴望、性压抑、性放纵，对秋月的性爱，还有周雨人的性变态等等。所有这些既不是为了招徕读者，也不是图解弗洛伊德的性理论，而是为了更深刻地表现社会批判的主题，更深入地刻画人物。如在祖母怀中的感觉，不仅可以形成与苦难现实的反差，而且可以表现人物对保护和爱的温暖之巢的渴望；对姑姑的性幻想可以看作一种人的自然之性，也可以看作一种理想之性；而对宁巧仙既可看出他对“狗崽子”的屈从（这时表现为性压抑、性无能），也可表现出他对社会不公的仇恨与报复（这时表现为性宣泄、性放纵等性虐待）；至于与秋月之性则真正进入到爱的层次了，它的不能实现，则是由于贫穷，由于贫穷和受歧视的“妹换兄妻”。周雨人的性变态、性犯罪、性自残等，完全由于社会对一个绘画天才的扼杀。天才疯了，天才自残了，灵魂遭到终生难以逆反的扭曲，这是社会的罪恶。在对性的表现上，冯积岐是十分严肃的，完全服从并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叙述。与作品心灵性、精神性的展示相一致，性也大多在心理、意识、精神层面表现，即使写到性行为，也着重于表现人物的感觉，而决不以淋漓表现性过程为目的。只此一点，也

足以同那些庸俗低级的小说划出了界限。

总之，冯积岐的《沉默的季节》在当前文坛上，是一部思想品位和艺术品位都很高、并且审美风貌独特的小说，在当前长篇小说市场疲软的背景下，长江文艺出版社能够慨然决定推出，这不仅是积岐个人的幸事，也是读者的幸事，中国文学的幸事。它也说明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眼光和责任，我相信他们的决定是会得到丰厚的回报的，包括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〇〇〇年八月十一日草毕

(本文作者系著名评论家、茅盾文学奖评委、
《小说评论》杂志主编)

走出轧花机房，周雨言站在薄如白纸般的电灯光影里很自如地连咳了几声，棉花的气味尘土的气味和轧花机那压迫人的味道并没有从胸腔里咳出来。秋夜很宽畅的气息仿佛人身上的汗水从大地的毛孔中向外散逸，机房外面的夜毕竟轻松多了。轧花机破败的响声依然在啮咬着他。白的人白的手扶拖拉机白的夜晚，满眼里全是冷冷清清的白色。透过衰弱的电灯光，周雨言看见在手扶拖拉机跟前装车的几个人的动作极其涩滞；他没有放弃再咳一次的机会。刚刚收住毫无效果的干咳，棉花一样的声音就浮游而来了：“周雨言，快来装车！”

他走出了长方形的电灯光走到了轧花机房的后面。周雨言解开裤带掏出来还没有尿出去就打了个冷战，尿水卡在了半路上。他是无意间看见暗影里女人几乎全裸的背影的，干涩的双眼一经秋夜的洗濯犹如他的意识一样清晰无比，女人的脊背、屁股和大腿毫不迟疑地摄进了他的脑海：她的裤子褪在脚踝上，左手大概提着上身的衣服，从晃动着的右臂判断，她的右手在小腹下的两腿间拂擦；周雨言还不可能想到女人正在揩擦沾在阴部的棉絮之类的脏东西。由于女人的前身微微弯曲着她那丰肥的屁股就特别晃眼。周雨言被尿憋得厉害，他的右手紧紧地攥着他的那个东西；他明显地感觉到有几滴尿水突破了手的合围已挤出来了。面对生动逼真的女人的裸体周雨言提心吊胆。就在女人正欲回过头来还未回过头去的那一刻周雨言幽灵一般蹑手蹑脚地逃出了风景，站在黑暗处，他战栗着续续断断地撒了一泡困难的尿水。当他感觉到他看见的是宁巧仙的裸体之后就悸动不已，女人的名字棍棒一般击醒了蜷缩在他心中的恐惧，他迈动着迟钝的双腿向手

扶拖拉机跟前走去，几滴还没有尿完的尿水趁势涌出来，大腿内侧有一点冰凉。女人的名字斑点一般顽强地沾在他的心中：宁巧仙宁巧仙宁巧仙。

宁巧仙说：“雨言，我来拉你一把。”

宁巧仙的声音犹如一片凉飕飕的树叶从手扶拖拉机的车顶上飘落而下；周雨言低下了头，尖细的声音铁铲一般搅动了他的尚未平定下来的对宁巧仙裸体的不安。他抓住刹车的绳子向车顶上爬去，饥饿和疲劳捆住了他的手脚，他的力气棉花一般苍白、轻飘。他不甘心从车上溜下去就用右脚去蹬车帮，脚底下没有蹬稳当，他无能为力地从车上溜下来了。站在车旁，他恍然看见宁巧仙那条满怀希望的手臂在摇动着，召唤着。此刻，这条手臂对他无力以助，只能唤醒他对一个女人的裸体的记忆和心中的惊惧。他避开宁巧仙的手臂顺着车尾一直向上去看，车上的棉花包子仿佛黑色的石崖戳在他的眼前头。看着那道石崖，周雨言失望了。

我说雨人哥，咱们从石崖上怎么上去？冷峻的石崖刀戳一般横在我和我的哥哥周雨人面前。西北风从石崖上滚下来，山沟里回荡着冰碴一般的声响。哥说，东边有一道坡，咱们绕过去。在缺少情意的冬天里，我就和哥一同去雍山捡拾牛粪烧炕取暖。我们绕过了恶人一样的石崖，从东边的草坡上爬到了山顶；山顶上的风坚硬如铁，我们一上去，风就冷酷地将我们向石崖的边缘上推，风的意图我们看得很清：它妄图将我们推进深渊摔得粉身碎骨。我和哥顶着冷风猫着腰一步一步地向前挪动着，我们用年少的力气抵抗着石崖的边缘对我们的逼迫，我们不想去死，我们要活下去。

坡地里的牛粪冻得如同训斥过我们的某些人的面孔一样，毫不客气地说，就是夏全华或者夏双太的那张脸。我们用手扳用脚踢，我们双手掬着牛粪就像掬着金子一样将它们一块一块地装进

背篓里。装着牛粪的背篓压在我的脊背上，我弯下了腰，眼睛所能及的范围只是脚下滚动着石子的凹凸不平的山路。哥用很亲切的喘气声在我的后面给我壮胆，我的胆量犹如撑不开的伞，我看一眼吊挂在路旁的深沟就头眩目晕，就要大口大口地喘气。

夏有福大概听见我的喘气声很生动就停下了犁对我说，你把沾在犁上的土蹬掉就不沉了。他走过来给我做了个样子，他伸出那只大脚左一蹬，右一蹬，山犁上的草根和泥巴被他蹬掉了，光滑如镜的犁耳子体面地裸露了出来。夏有福将犁把给我。我看了他一眼，他那乱糟糟的胡子在暮春的午后显得极其善良极其柔和。夏有福说雨言，你今年十几了。我说十六岁。夏有福说，你爹十六岁的时候没做过这么苦的活儿，你爷爷十六岁的时候恐怕还没进过雍山，轮到了你……夏有福用对牛的呵斥替代了要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其实，夏有福不说我心里也是明白的：轮到我就要当狗崽子，轮到我要将祖父和父亲没有干过的苦活儿全干完。你是赎罪的，赎罪的一代。这个合乎时尚的想法如芦根一般十分可怕地扎根于一个少年的心田，使他在好长时间内难以从心理的冤狱中挣脱。赎罪的一代就要承受难以承受的劳动。老师说，劳动创造了人类，创造了生活。老师是站在课堂上很严肃地给他的学生这么说的。我对老师说，劳动是一根残忍的杠子，劳动在压榨着我瘦弱不堪的肉体，吞蚀着我稚嫩的心智。我憎恶劳动对我的无情的惩罚。我站在险恶的山路上，手里提着八磅锤给留在记忆里的老师遥远地说。这是一条新开的山路，每天，我要用八磅锤打五个炮眼，一个炮眼要打上千锤才能完成，也就是说，一天之内我要将八磅锤抡五千多次。我还不到十七岁，却要承受一天四万多磅的压榨！祖母捉住我裂满虎口的手问我疼不疼？我摇了摇头一句话也没说。祖母撩起衣襟将我的受伤的手按在了她的胸腹上，祖母流泪了。祖母说，看你瘦成啥样子了，还说手不疼？我搂住祖母放声哭了。我不再掩饰自己。我曾经在祖

母面前掩饰过，祖母接过去我那沾湿湿的粗布短裤看了几眼之后似乎明白了几分，她问我是不是经常流？我嗫嚅着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祖母说，雨言，你给婆说实话，经常流就把你流干了。我看着祖母那双完全可以信赖的饱含着怜悯之情的眼睛说，一干重活儿就流。祖母说，你太嫩了，这么没完没了地流，你会得大病的。我用我的遗精证实了农村人所说的把熊挣干了那句话的经验性和准确性，我的几乎夜夜遗精是和沉重的体力劳动的压榨分不开的。我倒不怕得大病，我最怕的是梦遗之后抹不掉的那些清晰如画的记忆：我爬上了女人柔软的肚皮笨拙地进入了她的身体，随着一种缥缥缈缈的快活，锥刺般的疼痛刺激着我，我搂抱着女人不错眼地看着她，朦朦胧胧的面孔如沉淀了的水开始清明，零零碎碎的五官已经摆布得很匀称，这是我曾经搂抱过的一个远房姑姑的脸。我所进入的肉体原来是姑姑的！我觉得，我走上了无法挽回的卑鄙的道路，我憎恨自己，更害怕姑姑，害怕她看穿了我的丑恶和卑劣，我老是躲避着我的远房姑姑。我终于没有逃脱姑姑那双漂亮的大眼睛的追逐。我鼓起勇气抬头看了她一眼，记忆中的姑姑和眼前的姑姑对不上号，特别是那双眼睛相差甚远，姑姑的眼睛远远没有我身底下那个女人的眼睛那么富有人情那么热情坦诚。我的罪恶感在姑姑的眼睛里一节一节地缩短了，我有了些释然，为没有进入姑姑的肉体而释然。可是，我必须弄清，在睡梦里，我那坚挺的玩意儿究竟进入了哪个女人的下体，我的愿望是，那个女人是我十分陌生的是和我没有任何伦理关系的，哪怕是表妹也要排斥，这样，就可以减轻我的罪恶感。因此，当我爬上女人身体的时候，不再关注我流了多少，不再关注是否将我流干。我关注的是我身底下的女人本该在哪里注册。梦幻中，我端详着那张脸，特别是最能体现女人特征的那双眼睛。我看得很清！眼睛是祖母的那双丹凤眼，脸庞是祖母的瓜子脸。我没有害怕没有放弃，我反而紧紧地搂住了祖母白玫白玫地

叫着她的名字，我由着自己尽情地去快活由着自己尽情地去流淌……我从睡梦的苦海里浮出了水面。我大汗淋漓。祖母一如既往地搂着我，我出生后的第三天就睡进了祖母的怀里一直到十九岁，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还和祖母共睡一条土炕。与此同时，祖母醒了，她点着了煤油灯。她用一条毛巾要给我揩擦身上的汗渍，我断然拒绝了。从那天晚上起，我不再叫祖母搂我了，我睡在了炕的另一头。在被窝里，我胆战心寒。惊愕、困惑、羞耻，以及对自己的痛恨共同折磨着我。我不能欺哄祖母，欺哄祖母会使我身上长满罪恶的瘤。祖母是我最亲的亲人，祖母才是我真正的情人——她将和我后来的情人在精神上会合。我不再啜嚅，我从第一次的梦遗说起，说到了睡梦中的女人。祖母听罢，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雨言，这是一种病，你病了。我像儿时一样跟在祖母身后和她一同走进了县医院。倘若说，药物能根治了我的梦遗，却根治不了梦遗之后残留在我心中的感触，那些感触在岁月的土壤里只能越长越粗壮越茂盛。

我的全部感触已被压缩成一条细线，细线上拴着虎视眈眈的饥饿。按住犁把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抖动着。我连向前迈动一步的力气也没有了，我将犁插在地里；我趴在舒适可人的犁沟之中再也不能动弹了。夏有福看了一眼我那四肢不收的模样说歇一会儿再犁。我将双手插进犁过的山地里抓住温馨的土块半边脸贴在土地上长长地呼吸着，长长的。宽厚的土地被我吸进了肺腑，我仿佛听见土地在我的血管里静静地流淌，饥肠得到了暂时的滋润。夏有福说，雨言，你下山还没十天，六指咋又把你派上来了？我说我这一次是顶替我哥的，我哥病犯了。夏有福莫名其妙地笑了，他说，你们周家没有出过疯子，你哥不是疯病；给他讨个媳妇，啥病也不会有。男人没女人不行。夏有福概括了哥的病因。

哥说，雨言，你没有我不行。我们从黑水潭的边缘上绕上去之后哥对我说。黑水潭深不见底，一失脚掉下去就没命了。哥先

将他的背篓背过去，然后再背我的背篓，然后搀扶着我走过了那段路的艰险。

回到家中时，我的粗布棉袄已被汗水浸透了。我毕竟只有七岁。祖母走过来扶下了我的背篓。祖母搂住了我，我的汗湿的棉袄紧紧地贴在她的胸脯上。我记不清我第一次感觉到了祖母的小腹、大腿以及胸脯上的光滑和柔软是在什么时候，肯定是在七岁以前，这一点很明确，我想不是五岁就是六岁。我的头颅枕在祖母的臂弯里，她用一双大腿夹住我也许是为了防止我的蹬动，也许不是。当羽毛一般柔软的感觉从她的大腿根第一次传递给我的时候，我的童年的深夜清晰无比深奥无比。我常常为我那么早就感觉到人的身体上的某个器官吃惊和羞愧。祖母这么一搂我，我就想哭。可我哭不出来，我的委屈在祖母的怀里消融了。我上了炕，祖母将我那双冻得麻木的脚焐在了她的怀里；我的一只脚蹬在她的肚皮上，一只脚蹬住她的胸脯。我的脚苏醒之后再也不敢动弹也不能动弹了。祖母说，雨言这么小就叫娃进山背牛粪，这是你出的主意吧，改香？祖母用平和的语气责问娘。娘说不是。不是你就是志伟了，祖母又问爹。爹笑了，爹用含混不清的笑回答祖母。

宁巧仙坐在石崖一般的棉花包子上吃吃地笑了两声。宁巧仙毫不收束的笑声使周雨言难过而愤恨。她肯定是在笑我没有能力爬上车，我不是无能而是无力，是无力不是无能。周雨言觉得他没有任何必要去给宁巧仙解释，他匡正自己证实自己的最好的办法是爬上去。他再一次抓住了刹车的绳索，他换上去的一只手臂呼救似的在空中乱舞时被宁巧仙坚定不移地捏住了手腕，宁巧仙用力一拉，他上了车，他没有想到，几次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会轻而易举地攀上高高的车顶。

刚上了车，周雨言还没有从僵硬中解救出来也不想解救。他

无意用僵硬去对抗宁巧仙的柔和，而宁巧仙无意间却用她的柔和抗衡着他的僵硬，这是他侧目从宁巧仙的表情上捕捉到的。他似有戒备地转过头去让目光落在很宽泛的空间，宁巧仙的双眼一直跟随着他，他有些紧张地和她的双目一碰，他发现了她面部的柔和像脂粉一样涂得很均匀，一丝微笑从眉宇间蔓延下来在整个面部扩展。周雨言想：她大概在笑我的懦弱和无力。他对她悠然的笑充满了敌意。他惟一的办法是去面对夜晚：静谧的田野。潮湿的空气。疲惫不堪的拖拉机。昏昏欲睡的杨树。空旷远久的天空。不行，他的努力徒劳无益，她被宁巧仙的气息包围了，这是一个成熟了的女人的气息，这是敢于围剿敢于进攻、膨胀得很厉害的女人的气息。周雨言虽然嗅不出那气息中含有多少欲望的成分；他分明感觉到了气息的强烈和奔放。这气息只能挑逗他对一个叫做宁巧仙的女人的害怕，他的局促不安显而易见，他龟缩在棉花包子中看着迷惘的天穹，天上的星星繁乱不堪，雪花似的飘动着。

教室里的煤油灯像星星一般闪烁不定。我断然吹灭了搁在课桌上方的那盏煤油灯。缺少电缺少粮食缺少生产和生活用品惟独不缺少斗争，学生们史无前例地站在老师经常站的地方，整治老师是初中学生革命的主要内容。我只能悲伤地看着红旗漫卷袖章翻动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口号声使我激动不已。开初，我的热血还偷偷地翻腾过一阵子，之后，就偷偷地平静下来了。因为我是狗崽子。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子打地洞。这个响亮的口号紧逼着我，使我无地自容。即使我是老鼠的儿子也不会打地洞。我正看着这个口号发愣，一个同学尖声喊叫着老师的名字。我抬眼去看，牛老师站在一条板凳上，板凳被高高地搁在课桌之上，牛老师微微抖动的双腿修长而漂亮。

牛老师问我读过哪些书？我将我读过的书名一一说出来，我强调说那些书我是囫囵吞枣地读了一遍。牛老师问我从哪里弄来那么多书籍。我说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文化人，祖母是很早以前的大学生，我们家里是有好多藏书的，牛老师就说我的生存环境好，我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牛老师说那是两回事。牛老师说童年和少年是人生的根，关键看你扎在哪种土壤里，我相信属于你的土壤是肥沃的，听说你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叫做“文学家”的绰号。牛老师笑了笑，他大概觉得这样问学生有点不贴切就用手势打断了我正在回答的话，我还是坚持说我没有想过什么家，我只是想以后能像祖母一样读师范就不错了。牛老师说，人要有志气的，立志做个文学家何尝不可？我被少年人的难为情和激动控制住了，我从内心里感谢刚进校门不久就结识的这位语文老师。我叫了一声牛老师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又有人在高声喊叫牛老师的名字。

牛生浩！你说你和杨金铃××来没有？

如此粗鄙的话竟然出自三年级的一个大龄学生之口，我十分震惊：这句粗俗的话是村巷中那些缺少廉耻的妇女们对骂时常常使用的语言，而年轻的学生在使用这种语言时的坦然自如使我大为吃惊。我低下了头，浑身在起鸡皮疙瘩，我为同学毫不羞耻的问话而羞耻着，我为同学轻而易举地超越羞耻而难过。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在加快，我仿佛看见了我脸上最能代表羞耻的那层真诚可信的红晕。

牛老师说他没有。牛老师说他怎么能和自己的女学生干那事。

一根竹棍惊心动魄地向牛老师的脊背上抡去了，牛老师史无前例地叫了一声，他差一点从板凳上跌下来。最最触及灵魂的那一棍子还没打下去，牛老师就伏罪了，他开始坦白交待。学生们意气风发，尤其是那些二十岁上下的大龄学生精神十分亢奋，他